



僮僮族民間敘事長詩

重逢調

周忠枢翻譯整理

956

研究所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重逢调

肇庆市书画函授大学

僂僂族民間敘事長詩

重 逢 調

周忠枢翻譯整理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三 年 • 北 京

封面、插图：卢德辉

重 逢 调

书号 1683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40,000 开本 787×10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3 插页 6

1963年8月北京第1版 196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4000 册 定价 (4) 0.29 元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男：蜘蛛吐絲細又長，
織成團團青絲網，
榕樹連起胡桃樹，
蜘蛛姑娘坐中央。
從這邊來的小飛蟲呵，
被纏住了脖子；
從那邊來的小螞蟥呵，
被粘住了翅膀。

：背簾筐的人呵，
如果你勞累了，
請來喝杯玉米酒吧！
如果你覺得冷了，
請靠近火塘坐下！
年輕人的話不宜中年人說，
愛情的歌詞不宜我們再唱。

男：山谷里的流水細又长，
江水河水相汇合；
有情人終又重相会，
应把相会的調子唱起来；
有情人終又重見面，
应把相会的話儿說起来。

女：山谷里的流水已被岩石阻拦，
树林里的蛛絲已被狂风吹断，
流水已改变了旧道，
蛛絲早已乱成一团。

男：波涛把岸上的岩石冲碎了，
河水把岸边的岩山淹沒了。
江水河水相汇合，
两岸之間架彩桥。

女：一杯玉米酒一口就可喝下肚，
酿酒可比喝酒难得多；



重 逢

一句好听的话张口就能说出来，
办真事可比说空话难得多！

男：今日重逢应放开少年的喉嚨，
重唱夜深人静时的歌；
先喝下这杯玉米酒，
再把贴心的话儿说。

女：心里存下一堆乱麻，
一杯酒怎能解得开；
满腹装着伤心事，
一两句话怎能说得明白。

男：一支箭打不尽成群的乌鸦，
一支歌唱不尽几年的旧话；
让我们的心骑上藏人的快马，
去追赶那失去的年华。

女：如今再唱旧日的歌像是说梦话，
今日回想旧日的事像是做恶梦；

会梦见猛虎来追扑，
会梦见吃人的精灵。①

男：是天上神灵来指引；
是地上老虎来追赶；
不然怎又重相见，
不然怎会重相逢！

女：喝下玉米酒心里温暖，
听了谎话浑身打寒颤。
捕蜂人呵，
你是为了得到蜂蜜才来捕蜂；
捕鱼人呵，
你是为了捕捉水獭才来到江边。

男：若不是天上神灵来指引，
若不是地上老虎来追赶，
什么能使我們今天重相会，

① 傣族解放前有两种宗教，一种是外地传来的基督教，一种是崇拜精灵的多神教。

什么会使我們今夜又相逢？
你淨說些冷冰冰的話，
冷言冷語使人心寒。

女：捕魚人的眼睛最灵敏，
捕蜂人的手脚最轻巧；
魚被看見以后逃不掉，
蜂被發現以后飞不了。

男：捕魚人比不得阿妹乖巧，
捕蜂人也比不得阿妹灵敏；
阿妹有三葉四葉多变的肺，
有五顆六顆寒冷的心。

女：寻欢的人用不着詛咒，
貪玩的人用不着罵人；
江边有水獺也有水蛇，
蜂窝里有蜂蜜也有毒針。
捕魚人应当警惕，
捕蜂人可得当心！

男：你阿哥曾走过遥远的路，
更受过說不尽的苦；
森林里挨过老虎咬，
山谷里中过蟒蛇毒。
我不怕别人恐吓，
也不怕别人挖苦。

女：山茶遇到狂风才飘落花瓣，
山雾遇到狂风才滴落雨点；
阿哥你遇到了什么样的风，
把你吹到这里来？

男：阿妹的影子装满了我的心，
阿妹的头髮捆住了我的身；^①
布谷鳥催我回来耕田地，
白鷺催我回来寻找旧恋人。

① 傣族青年男女相恋时，女方常剪下一縷头髮贈与男方，以許終身。

女：你是为了寻找金子才来的，
你是为了寻找银子才来的；
不要连篇说谎话吧，
不要净做骗人的事吧；
白天太阳看得见，
夜晚星星看得清。

男：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我唱的都是真情歌；
你给我吃了相思虫的蛊^①，
见不着你我没有半点欢乐。

女：椎栗树枝烧完了还留下灰烬，
我像轻烟一样被人遗忘了；
斑鸠飞去了还能留下空巢，
我像清风一样被人遗忘了。

男：森林高处孤独的斑鸠，

① 傣族相传，将相思虫烤成灰放入酒中，给相爱的人饮后，可永不忘情。

日日夜夜哀叫不休；
森林远处的流浪人，
长年长月孤单烦忧。
想念阿妹时砍柴砍伤了手指，
思念恋人时炒菜拿黄蜡当作了漆油^①。

女：不必回想以前的事了，
回想往事就像吃苦药；
不必回忆过去的事了，
回忆过去就要喝眼泪。
火焰已变成了青烟，
云雾已变成了山雨。

男：应吃的苦药今天吃尽，
要喝的眼泪今夜喝完；
愿从此走上幸福的道路，
去开垦出幸福的田园。

① 漆油是漆树籽榨的油，可食用。

女：自从阿媽生下了我，
自从出生在人世間，
幸福的日子还从来沒有过，
欢乐的时刻还从来沒有过！

男：有什么忧愁事你尽管說，
有什么伤心話你尽管唱；
阿妹的痛苦就像我的痛苦，
讓我們共同分担痛苦和悲伤。

女：雪山中間是大江，
山谷中間是小溪；
江水溪水今天相汇合，
明天两人又要重分离。

男：树叶上的伤疤是虫咬的痕迹，
岩石上的青苔是流水的痕迹；
心上的伤疤是思念的痕迹，
眼角的皺紋是泪水的痕迹，
今日相会好像在梦里，

阿妹可保留了旧日的情誼？

女：有水的山坡才能开水田，
沒水的山坡只能烧旱地；
江边的大路平坦好走，
山谷的小路崎嶇难行；
各人已经走了各人的道路，
何必还唱得这样甜蜜！

男：虫草^①是善变化的——
冬天是一条肉虫，
夏天是一根草茎；
大麻蚕是善变化的——
蚕蛹是一条肉虫，
蚕卵是一颗小米；
人可不該变得这样古怪，
阿妹不該变得这样离奇。

① 虫草是一种药材，产滇西、滇北高山地区。

女：森林地里种黄连，
我心里也扎下了黄连根；
乱石堆里砍枯树，
我的脸也变成了枯树皮；
是黄连的根让我变的，
是枯树的皮使我变的。

男：永不老的人哪里会有，
永不死的人哪里会有；
额上的皱纹表示着苍老，
眼角的皱纹刻画着年纪。
不老没死我们又见了面，
从今以后永不再分离。

女：黄连结不出甜果实，
女子的心经不住眼泪冲洗；
草梅子的果实酸苦没法比，
内心的悲苦使我担不起。

男：那一天刮着大风，

那一天下着細雨，
我倆在樹洞底下初相識，
我與阿妹相會在石縫里，
口弦彈的是“答羞拉”^①，
琵琶彈的是“底秀哩”^②，

女：不暖的麻毯不要再蓋，
過時的舊事不必再提！

男：在森林裡一齊打柴的時候，
唱過的情歌不應該忘記；
在草地上一齊放羊的時候，
說過的知心話怎能不回憶！
那時的語言象蜂蜜一樣甜，
如今我心里是甜是苦誰能知？

女：蓋舊麻毯刺得身上痒，
提起舊話來刺得心頭痛；

①② 傈僳族青年男女相戀時唱的兩種情歌的名稱。